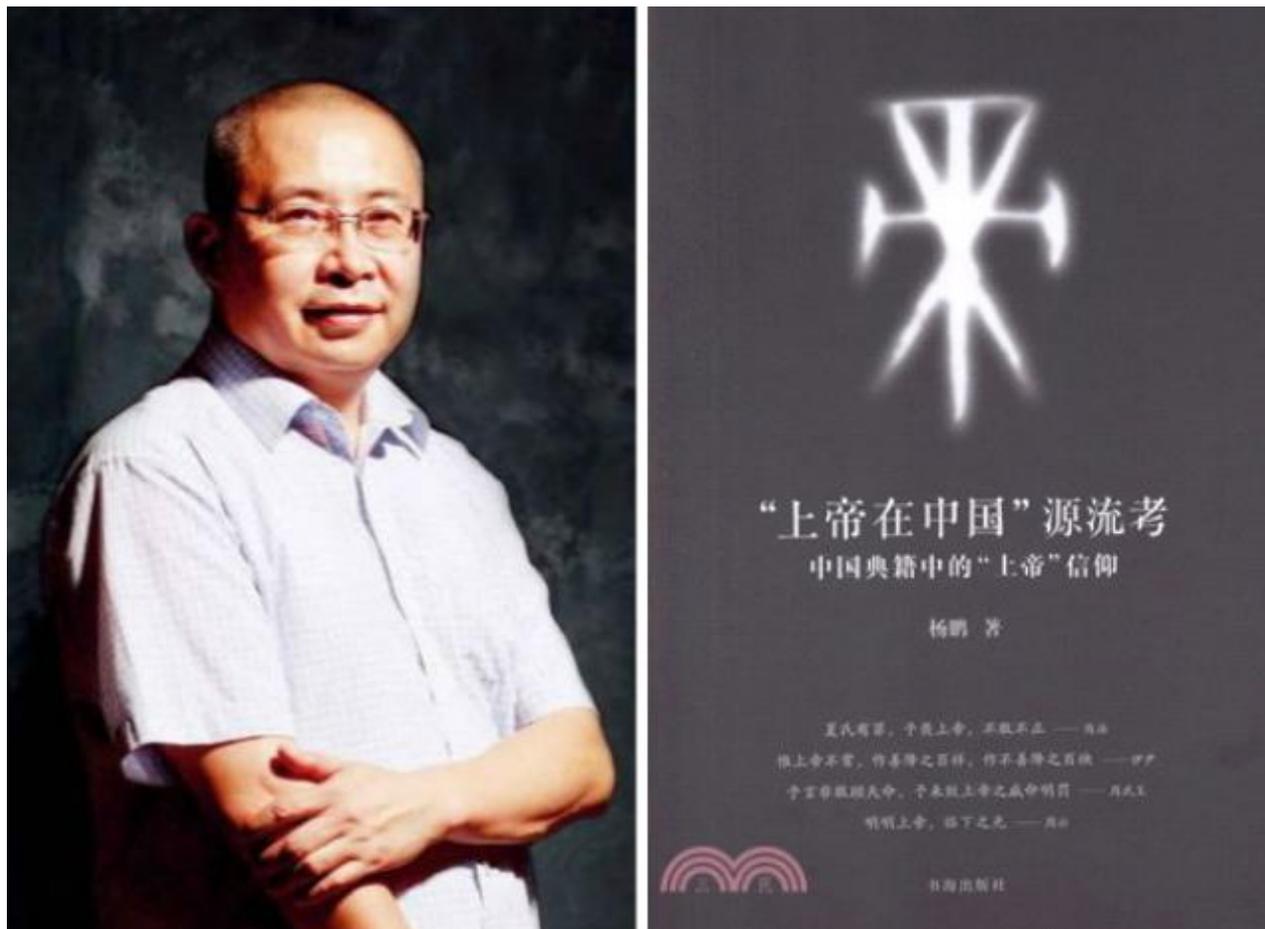


“上帝”與“天”崇拜是中國傳統文化最高之魂

Posted on 2017-12-28

專訪《“上帝在中國”源流考》作者楊鵬：「上帝」與「天」崇拜是中國傳統文化最高之魂

作者·施迦南 王新毅 來源·基督時報



去年(2014年)，一本書引起了學界與基督教界的共同關注：《“上帝在中國”源流考》。這本書的作者是學者楊鵬，他不是基督徒，但卻坦言在整個研究過程中他感受到上帝的啟發。

作者藉助於對中國古代典籍中的『上帝』的資訊進行梳理和分析後提出「上帝」這個概念並非是近代、外來的基督教的概念，本來是中國本土宗教的概念，在商朝的甲骨文裡“上帝”就已經存在了。

他還提到，這本書是他的一個初步的嘗試，因為從『上帝』這個角度去看待中國思想史的學者很少，他希望在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上帝學』、『上帝神學』。

日前，基督時報同工邀請學者楊鵬分享他與這本書背後的故事，分享了他的創作經歷、以及研究心得。

問：在中國，從史料的角度詳細闡述 " 上帝這個詞和上帝信仰在中國已經源遠流長了 " 專著並不多見。請問·最初是什麼原因激發了您想要寫《 " 上帝在中國 " 源流考》這本書呢？在寫這本書過程中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和挑戰？

答：寫《 " 上帝在中國 " 源流考》一書，是受了啟示。人類知識有兩類，一類是理性的知識，以自然科學知識為代表，以理性尋求自然的規律，揭示自然的奧秘。從歷史發展看，古希臘是理性知識最具代表性的起源。另外一類是啟示的知識，傳達神的啟示，以宗教知識為代表。從歷史發展看，啟示的知識上，猶太 - 基督教最具代表性。中華文明中本是有啟示的知識，但是，中華啟示知識的傳統被誤解、被排斥、被壓抑，人們心理上不太認可啟示的知識。理性思維的功用是明顯的，但也有限的，能使我們認識世界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對啟示知識缺少理解，本是心靈和生命的缺陷。

《 " 上帝在中國 " 源流考》這本書，是用學術的方式、理性的方式來傳達啟示的內容。本質是啟示降臨，形式是理性表達。這樣做，是為了跟知識界好溝通。一些朋友對此書的形成很有幫助，他們有的是基督徒，有的不是，他們都有生命終極關懷和社會關懷。

《 " 上帝在中國 " 源流考》只是一個開始，是為另一本更重要的啟示性著作做的前期理論準備，上面這些朋友都知道這事。《 " 上帝在中國 " 源流考》這本書，我自己是不滿意的，我承接了啟示，但卻沒有充分表達好，有一種負疚感。有些啟示內容雖然被呈現了，但從神聖啟示轉化為一本學術著作，中間有許多缺陷和錯誤，我要深化和重寫這本書，改正因我個人知識不足的因素造成的缺陷。寫書過程中，最大的困難，就是表達，總感到表達不準確。要讓中國知識界幾百年來被宋明儒學、啟蒙運動和唯物王義塑造出來的頭腦對 " 上帝 " 產生認知和親和性，這對表達能力挑戰很大，我並沒有做好，辜負了啟示，要用一生的努力來讓自己配得上這不斷而來的啟示。對啟示降臨的感受，我曾寫過這樣一首詩：

啟示-啟示-啟示，默禱中，神的光降臨！火的熱浪！光的輝煌！明光照亮夜空，細雨滴落大地。一個字-一個字-一個字，一串串火，一串串光，從神而來，穿過靈魂，層層光，層層義，層層通向上帝。誰能虔信？誰能理解？深，再深-再深-再深，深向光的中心，深向生命之源，深向命運之根，抵達至高者的地方。誰能深入到最深？誰能上升到最高？虔信者何人？虔行者何在？文字，光之彩石。句子，光之道路。心裡湧出的頌詩，神的力量隱藏。跟著光之彩石，順著光之道路，親見至高者之輝煌。信仰之光

瀑流而下，啟示出現於世，鋪就光明之道，通到每個靈魂面前，等著你邁步，等著你飛翔，等著你上升，等著你向上抵達至高者神聖的地方，等著你向下改變無知者世界的苦難。至高之神啊，啟示由祢而來，力量席捲心靈，世界因此改變。至高之神啊，此時此地，我向祢交出我的命運，生死攸關，事關重大。至高之神啊，此時此地，光明之子覺醒，生死無畏，追隨祢的道路。

顯然，詩中這種認知，文字背後的那神聖力量，在《"上帝在中國"源流考》中沒有能充分展現出來。《"上帝在中國"源流考》的學術形式，使其內在本質難以呈現。中國"詩"的象形文字，左邊是"言"，右邊是"寺"，意思是"祭壇上的話"，這就對了。詩，常常是宗教情感最方便的表達形式。未來的日子，我要全力尋找更確切的表達方式。

問：現代人認為“上帝”這個詞是屬於基督教所有的，也有人指出，基督教選用“上帝”這個詞是最初利瑪竇這個明朝的天主教傳教士出於基督教漢化等策略的思考，把聖經的“YHWH”翻譯為“天主”、“天”、“上帝”、“天帝”，因此認為，基督教語境中的“上帝”與先秦古典中的“上帝”不是一回事。您是如何看待的呢？您覺得這兩者說的“上帝”是一位嗎？為什麼？

答：這個問題許多人問過我，我自己也無數次問自己，花了許多精力去認真比較。我現在哈佛遊學，修的主要課是宗教課，修了猶太教、基督教及世界其他宗教的課。世界各主要文明民族，都有對造物主的認識，都表達過造物主與自己關係的看法。不同的族群給造物主取了不同的名字，從不同方面去描述造物主。猶太人給造物主取了好多個名字，例如YHWH這是不能發音的。還有Elohim、Adonai、Elowah、El Elyon還有與中國"上帝"發音很接近的Shandai和Deity。我問過哈佛大學研究猶太教的Shayer Cohen教授，他解釋說不同名稱，是為了稱呼上帝的不同特徵。中國也一樣，稱為"帝"、"上帝"、"昊天上帝"、"皇天上帝"、"皇天"、"天"、"上天"、"天帝"等。我在阿拉善做環保時，知道蒙古人稱為至上神為"長生天"或"騰格裡"。認真比較各主要宗教或民族文明中對"造物主"的描述及人與造物主的關係的界定，我認為在最高層面上，諸教歸一，各主要宗教的根本認知，都源於這個至高之源。

宗教創始人如同登珠峰的人，他們都登上了珠峰，都因此接近了至高神，但他們個性不一樣，走的也不是一條道，也不是在同一個時間點登上珠峰的，當他們回來時，他們留下的登珠峰記錄並不太一樣。宗教創始人之間，往往是相互敬重的，應當是好交流的。他們都到過山頂，但他們知道自己只是在特定的時間、空間見到了上帝，他們樂於分享自己不同的登峰經

歷。但是，他們的弟子拿到的，是不同的記錄，那個記錄是真理？弟子們就吵開了，甚至打開了。不願首先開放心靈去理解別人，只強調自己的真理性和重要性，其實這是弟子們自己的利益在作怪。其實，從更高層面上，偉大宗教創始人留下的記錄，都有真理在其中，但卻是風格不同的真理表達。利瑪竇用"上帝"或"天主"來翻譯《聖經》中的GOD，他並不僅僅是策略上的考慮，他是真誠的，他真誠認為兩者是相通的。讀利瑪竇《交友論》、《天學實義》、《二十五言》，他認為中國傳統中本有上帝之言，他為中國學者逐漸失去對上帝的認知能力而痛心疾首。我研究到現在，越來越明白中國的"上帝"、"天"，就是《聖經》中的"上帝"。"上帝"或"天"、YHWH或LORD，祂是造物主，無形無色，不生不滅，無所不在。祂是自然秩序和歷史命運的決定者。祂關愛生命，懲罪揚善。個體生命對生死苦難的超越，核心在於認識祂，與祂建立聯繫，遵從祂的道。

這些根本性的特徵，是普世的，是各主要宗教的核心概念。宇宙之中，只有一個終極創造者，只有一個至高者，只有一個本原力量，這是生命、光明與愛的力量。所有宗教創始人，都深刻認識到"愛"的力量。生命難得，我們生活在一個環境危險的世界中。茫茫宇宙，到處都是虛無與黑暗，到處是死的陰影，但是，有神聖力量進入，虛無中出現了萬物。黑暗中出現了光明，死亡中出現了生命。生命難得，帶來生命與光明的力量更難得，所以要"愛"，"愛"生命之源和維繫生命系統的力量。要相互關"愛"，因為我們都是生命，我們都是死亡\黑暗\虛無的戰勝者，我們是真正的戰友，生命的戰友。所謂邪惡，就是對生命有害。所謂正義，就是對生命有益。"愛"，就是"愛"生命之源，"愛"維繫生命的力量。所有宗教創造人，都是從這點出發的。同一個"上帝"，在不同民族選擇了先知，通知先知來傳達他的資訊。這種選擇，是天意。不受時間限制，不受空間限制。不同民族不同時期的先知，傳達方式不一樣。當然，更嚴重的，還因為先知本身也是人，有人的缺陷，就有可能有一些不妥當的傳達，造成了誤解。例如，耶穌認為，最重要的原則只有兩條，一是信上帝，二是愛鄰居。按此兩條根本準則行事，是和平與愛。按此行事，宗教之間矛盾並不大。但許多人，在這兩條至高的上位原則下面，多加了其他煩瑣的下位標準，是那些下位標準，造成了矛盾和衝突，偏離了"愛"這個核心原則。為了特定儀式而忘了共同之本質，孔子和耶穌都批評過這種現象。敬畏上帝這創造生命的力量，愛護生命的美好延續，實現生命對死亡與黑暗的超越，世界上沒有比這更重要的，與此矛盾的都是有問題的。

從最高層面看，中國典籍中的"上帝"與《聖經》中的"上帝"，與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等描述的抽象的"上帝"，本質相同，是不同的人對同一本源的不同表達。尋找共同點的心靈，與尋找差異點的心靈，會看到不同的景象。當我們從創造與愛的角度去看，當然會看到那唯一自在的造物主。"迴法

自然 " 中的 " 自然 " ，原義就是 " 自己本來這樣 " ，宗教或哲學式的翻譯就相當是 " 自在 " ，" 道取法於那自在的力量 " 。宇宙之中，" 自在 " 的力量是唯一的。《金剛經》中的 " 如來 " ，" 無所從來，亦無所去 " ，" 若見若相非相，即見如來 " 中的 ' 如來 ' ，即是 " 自在 " 。《心經》中的 " 觀自在菩薩 " ，就是 " 觀察自在 " 的菩薩。" 自在 " 在英文《聖經》中，名稱就是 " I am I am " 。宇宙之中，只有一個力量可以稱為 " I am I am " ，其餘的一切都是非自在的，是要依賴其他條件而存在的。我想借《" 上帝在中國 " 源流考》英文版出版之機，在哈佛大學組織一次討論，就討論各文明中所描述的 " 造物主 - 我們 - 人類 " 的關係。在這個主題下，容易看到那統一的造物力量。中國周朝的「敬天保民」，孔子的「畏天命」與「仁」，與耶穌的「敬畏上帝」與「愛鄰居」，你認為會是完全對立嗎？

問：您曾說過，您本來不是研究宗教文化的，但在您對中國歷史文獻追根溯源之後發現上帝與中國淵源的關係，發現上帝在幾千年前中國的啟示，您最大的感受是什麼呢？

答：最大的感受是：上帝是普世的，人性是相通的。對造物主，對造物力量的認識、敬畏與誣恩，是普遍的。對人類生命的珍惜與愛，是普遍的。這是上帝放在人性深處最寶貴的東西。創造與愛，這就是天命，這是人之所以成為人的根本。我曾寫過一首詩如下：

知道得越多，越感到自己的無知。在浩瀚神秘的宇宙中，我向神低下了頭，充滿著對上帝的敬畏。在浮燥競爭的社會裡，我向人群抬起了頭，充滿著對上帝的信賴。

問：您的這本書裡一個很重要的觀點是：中國本來是有上帝信仰的，但因為皇權與祭祀權壟斷等原因，老百姓們越來越不知道上帝，中國失落了上帝信仰。並且看後來的話，中國各種民間迷信和偶像崇拜越來越多，現代更多國人是一種鬼神都不相信的一種心態。您覺得這本證明上帝在中國文化中的根源的書對處於如此環境下的中國百姓會產生怎樣的思考和影響？

答：現實世界，光明與黑暗，造物與虛無，生與死，愛與恨，善與惡，總在衝突中。這是一場早已開啟，但尚未終結的衝突。傳播 " 愛 " 的，站在宇宙的光明面和生命面。傳播 " 恨 " 的，站在宇宙的黑暗面和死亡面。人性之中，愛恨交織，光明與黑暗相混。" 恨 " ，常以 " 愛 " 的名義行動，" 惡 " ，常以 " 善 " 的外貌呈現，所以老子說：" 正復為奇，善復為妖。 " 愛恨之間，善惡之間，很難分清。信仰世界中，有屬靈的選擇和衝突。在自由、和平、開放的狀態下，光明的、正確的、強大的自然會淘汰黑暗的、錯誤的、病態的。中國各種民間迷信和偶像崇拜盛行或者是不信鬼神，一是因為無知，

對無知造成的缺陷，應當寬容，無知會在真知的傳播中逐漸改變。人類的許多思想衝突，背後是知識與視野的差異。解決問題的辦法不應是暴力，而是知識的自由開放與普及。我們需要的，不僅是理性知識的普及，也需要啟示知識的普及。“五四”運動，只講“賽先生”（科學）和“德先生”（民主），其實，還應當加上“福”先生（Faith）。二是因為宗教不夠開放。公正法治下的自由競爭，是區別宗教真知與宗教無知的最好環境。這個世界中的自然力量，是趨向光明與愛的，是“止於至善”的，在和平的自由競爭中，光明與愛的力量一定會取得優勝的。這本書，只要能提醒大家，“上帝”是普世的，“上帝”與“天”崇拜其實是中國傳統文化最高之魂，就起到作用了。在這個意義上，這本書基本做到了。

問：一些研究基督教的學者，比如何光滬教授都提到過的一點是，近百年來中國，大眾，尤其是知識份子對基督教是抵觸的狀態。因為一些歷史的原因，中國人，尤其是知識份子，對基督教的印象就是“洋教”，提到上帝也覺得跟中國人無關。您這樣一本追根溯源探討上帝與中國的關係的著作，您希望它對於中國的普羅大眾產生一種怎樣的影響？對中國的學術界和知識份子又希望激發他們怎樣的思考和認識？

答：1+1=2，直角三角形兩邊的平方和=斜邊平方，E=MC²，現在沒有人會把它當成“洋科學”，大家只會把這些數學關係當成科學知識。科學知識，不分中外，這是普世真理。公眾有這種普遍的科學認知，這是因為科學的知識開始普及了。這個世界上，存在普世的客觀真理。宗教知識，也有一個普及的需要。宗教知識中，一樣有普世的真理。等大家對“上帝-生命-愛”有了足夠的認知後，今後大家就不會再認為“上帝”只是“洋教”。科學不分中外，今後宗教也不會分中外。不管是誰，是洋人還是中國人，只要揭示真知，帶來了生命的意義和光明，我們都以開放的心態來面對。

中國知識份子對基督教抵觸的心態，不僅僅是近代百年的事，這是過去二千多年形成的某種心態使然，這是一種排斥啟示性知識的壞傳統。老子、孔子、墨子等人以後，中國知識份子的精神演變，是一個日趨遠離“上帝”和“上天”的過程，是一個由上到下跌落的過程。可憐的事，這種跌落，是君王壟斷了上帝祭祀和與上天的溝通權，是知識份子被剝奪了“敬天”的權利，是知識份子失去了直接面對“上帝”的心態，是知識份子失去了探索“天命”知識的心力，但卻被一些人阿Q般的自我美化。對外在的客觀力量和規則的敬畏，是自然科學、上帝信仰和制度研究的前提，自“上帝”信仰和敬拜“上天”被天子壟斷後，中國知識界就逐漸開始走了一條內在化的路，從上帝回到自己，從上天回到自己，從自己心中找本源，結果成了變種巫術，自慰的巫術，以自己之心為世界本源，敬仰自己內在本質，以自我之心為宇宙之心。看起來很自我，很自美，很自牛。我自己也曾落入這種精神狀態，現在想起來很羞愧臉紅。但事

實是，本來就只是一個水泡，卻把自己當成了大海。真實情況是，恐懼強權，害怕世界，關起門來卻自以為是，以求一種精神的平衡與自慰。結果是，放在世界範圍看，漢朝以後兩千多年來，中國知識份子在宗教信仰、基礎科學和社會制度的知識增量上幾乎是毫無建樹，對人類精神成長沒有任何新的重大貢獻。

敬拜上帝，敬奉上天，這本是中國沒有中斷的精神傳統，中國甲骨文、《詩經》、《尚書》及二十四史中線索清楚得很，為什麼大家會漠視這明白的存在呢？是歷史上不存在，還是知識人心中缺這雙眼睛呢？如果知道中國人本崇拜那超越一切的造物主，為什麼要拒絕人類其他民族關於造物主的資訊呢？面對自然規律的奧秘，不懂就要學。面對信仰領域的奧秘，不懂就要學。面對世界的中國，既要面對世界的科學，也要面對世界的宗教。既要學習世界的科技來發展自己的科技，也要學習世界的宗教來發展自己的信仰。江海之為大，以其善下之，這才是全球化的中國應有的宏大心態。中國人把真理說成是「真諦」，「諦」，左為「言」右為「帝」，真理就是上帝之言，這可是造中國字的老祖宗留下的象形資訊！見不到上帝，心中就缺了"真諦"，就體會不到那源源不絕的愛的洪流在支撐生命系統。看不到上帝，就缺少愛的信仰，就缺少服務生命的精神與創造的力量。

（ 本文由基督時報網站邀請學者楊鵬作答，並經受訪者本人審定。文中觀點屬受訪者意見，基督時報網站保持中立。獨家稿件，歡迎個人分享並註明來源與連結，其他媒體與平臺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

<https://loongese.com/blog/上帝与天崇拜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高之魂>